



德國的市民農園，從早期史威伯醫生“Dr. Schreber”發明用來治療精神疾病開始，到戰後種菜作為糧食供應來源之一，至今成為提供沒有庭園的高樓住戶一塊生產與休閒的場所，算算已有百年歷史了。這段經歷一世紀的市民農園發展史，名稱由最早為紀念史威伯醫生而取名“Schreber Garten”，到今天通稱小花園“Klein Garten”，均說明了市民農園隨著時空背景之轉換而有不同的功能與意涵。

作者在88年7月號的《鄉間小路》月刊寫過一篇「德國市民農園巡禮」，介紹德國市民農園中的木屋、花房、綠籬、水源及道路等設施，讓國人了解昔日以醫療、生產為目的之德國市民農園，如今轉為休閒與生態保育導向的市民活動。《鄉間小路》月刊自88年起每年暑假主辦德國農村之旅，由作者擔任領隊，每次都安排參觀不同的市民農園，今年我們將前往德國波茨坦市參觀「聯邦園藝博覽會」，會



■美麗的綠籬與乾淨的公共設施，要靠全體承租人來維護。

場將播放德國市民農園影片，對此歷史悠久的都市及農村土地利用歷程作最完整的介紹。

在德國，市民農園屬於公共政策，因為照顧到中下階層的大眾，讓人人都租得

參訪與體驗

德國市民農園



■位於市中心的市民農園，是德國漢堡市民的最愛。



■德國市民農園裡規定用滲水性材料，不能建硬質圍牆。

起，但是也有嚴密的法律規範，避免變質為渡假中心。本文介紹的三處德國市民農園，就是《鄉間小路》讀者與作者於88-89年間曾經參訪並親身體驗者。

古木參天的 漢諾威市民農園

漢諾威市至少有40處市民農園，我們參觀的這一處闢建於希特勒時代，入口古木參天，濃蔭幽深，園區四周有2公尺高的綠籬，要不是有H.Bombeck教授帶路與說明，大夥兒會認為這是一處皇宮花園或有錢人的大宅院呢！

面積7公頃的園區原為濕地，百年前漢諾威市新議會興建時，為增添美景而在後方挖掘了一座人工湖，挖出的泥土就填平了這塊濕地而成為市民農園區，一共規劃了200個單位，每塊農園大小不一，基本單位為100坪，每期(一年)租金為250馬克，約合台幣3700元。

承租人多住在附近，下班後就騎腳踏車來照顧園區，偌大的草坪停車場只見



■挖井取水，是德國市民農園的主要水源。



■雨水貯存起來，澆花種菜。

到幾部汽車。走在步道上，彷彿踏入不屬於人間的仙境；樸素的小木屋前，有人在挖馬鈴薯，有人在澆水，有人坐在躺椅上看報。見到我們這些台灣客，“Guten



■漢諾威市民農園內的綠籬步道。



■採收自己種的馬鈴薯，很有成就感。



■漢諾威市民農園內，處處美如生態花園。



■漢諾威市民農園內，結廬人境的現代陶淵明。



■挖小池，堆石塊，讓兩棲類的朋友安心居住。



如花園般的市民農園，滿足高樓住戶親近泥土的渴望。

崇尚自然的 白玫瑰市民農園

史坦戶德村附近有個「白玫瑰市民農園」，以有機農耕、崇尚自然為號召，他們不接水電、不用化學肥料與化學農藥，完全利用大自然給予的條件，從事生產與交誼活動，澆花用雨水，洗手用井水，晚上點蠟燭，用儲水桶來冰鎮啤酒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

崇尚自然的白玫瑰市民農園。

Tag”問候聲此起彼落，剎那間我們成了這個小小社交圈的焦點，每個園主都熱情邀請我們入園參觀他們精心設計的花圃、栽種的藥草、新鮮的蘋果與胡桃。其中一位更以父親所建的小木屋為豪，述說他的家族耕種史。

短暫的交會留下了溫馨的回憶，引導人 Bombeck 教授說，他自己也租了一塊市民農園，目的是要帶小孩來此玩耍，所以園裡只有花卉與大片的草坪，沒有蔬菜水果，這或許是重視休閒生活的 e 世代承租戶吧。



自然而盡興的田園聚會。



「鄉間小路」海外參訪團觀摩「白玫瑰」有機市民農園。



■ Wunstorf 村的市民農園一景。

我們的參訪活動受到熱情款待，他們以烤香腸、德國啤酒及園中蔬果調製的沙拉來招待我們，一場露天盛宴就在園區展開，杯觥交錯中，不會說德文的以肢體語言表達心意，會講德文的也是胡言亂語，三杯下肚後開始民俗舞蹈大賽，老少配、男女配、中德配，反正只要會跳會笑就能配對，快樂的喝、隨興的跳，不知不覺星星月亮已悄悄爬上了夜空，一夥人才依依不捨的互道珍重。

星光下沒有卡拉OK的田園聚會，自然而盡性；親近泥土的德國朋友，真誠而踏實。

Wunstorf 村的市民農園先生

位在 Wunstorf 村入口有一處市民農園，該園的理事主席 Herbert Glowacki 推動市民農園有40餘年經驗，是市民農園的擁護者，從立法、經營到管理，如數家珍。看不見殘枝落葉、滿園綠意、令人驚艷的市民農園，背後隱藏著所有承租者的心力付出。以下歸納 Glowacki 主席與我們座談的幾項重點。

1. 德國聯邦市民農園法，立法已有20年，相關的法令規範與流程，厚厚一大本。市民農園不屬於農地，也不屬於建地，它屬於市民農



■ Wunstorf 村的市民農園主席 Glowacki 先生(右)。

園用地。新的都市計畫法中也把市民農園規劃在內，讓家庭廚餘能有地方處理。

2. 市民農園的劃定及土地管理，只要有市場需求而農民亦有意願，地方政府可依「市民農園法」，將農地變成市民農園用地，出租給會員制的組織，再由該組織以非營利為原則，分租給有需要的承租人，農產品不可出售，不能營業，但是可以接受捐獻，而且不必繳稅。



3. 依據市民農園法，每一承租單位最大面積為400平方公尺，一戶只能一個單位，其中1/3土地規定必須種菜，允建小木屋面積以24平方公尺為限，每棟建造費約4000-5000馬克。剩餘土地可種草皮或種花種樹，所有設施必須採用透水性材料，不能鋪水泥。園區必須開放，不可建硬質圍牆，更不可上鎖變成私人用地，德國市民農園的另一項精神，也是在幫助政府管理土地。

4. 小木屋僅提供休息或擋風遮雨，一般承租戶均不會在此過夜，因為住家就在附近，加上木屋設備簡陋，舒適度欠佳。依據「市民農園法」，經營組織可申請公家單位接水、接電，這些水電不是照錶收費即用多少繳多少，而是繳交固定費用且該費用並不便宜。因承租者都只在白天前來，接水接電不划算，因此承租人多使用井水與雨水，飲用水則由家中帶來，室內照明使用電池發電，經濟實惠。

5. Wunstorf村所在的地方政府，不同意市民農園埋接下水道或地下管線，這有管制變相經營的作用。所以園區污水處理採取化學法或自然沉澱，還未推廣蘆葦淨化池。

6. Wunstorf村的市民農園有89個單位，幾年前供不應求，最近則出現10-20

%的空地率，也許是種菜族變成網路族了吧！會員年齡從19-80歲，職業包羅萬象，甚至無助的失業者都有，就是沒有百萬富翁。根據我們的觀察，農園中以銀髮族居多，還有旅居德國的外籍勞工，如土耳其人、義大利人。他們多住在公寓大廈或是低收入戶，就近到市民農園租地種菜，享用新鮮蔬果。

Glowacki 主席說，有人每天來，有人只來剪草（以免違反規定），有人出太陽才來，從草木生長狀況就可以看出會員出席率。管理委員會有評鑑制度，會員如收到3次通知單，就被取消資格；如果有會員受傷或重病，左鄰右舍會主動幫忙照管園地，除非你人緣太差。

7. 市民農園的每一承租戶，每人每年要提供15個鐘點，做全區公共設施的維護服務，如停車場的除草、外圍馬路邊緣籬的修剪、落葉的清除等，若實在無法出工，則需付工資請別人代

勞。就是這種自發性的服務與管理，才有如此生機盎然的田園景觀，這也是每次台灣參訪團到市民農園都捨不得離開的原因。

8. 全德國有成千上萬個市民農園組織，透過網路互通訊息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，經由互動良好的人際關係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。

台灣市民農園 可以更好

前台北市農會總幹事黃光政教授，於民國76年在內湖成立「鄉土自助農園」，可說是台灣市民農園的鼻祖。台灣市民農園推動已有15年了，數目逐年增加，證明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歡當「假日農夫」，但是承租率不高、景觀雜亂、託人代管等現象，是市民農園普遍存在的問題。為什麼發展15年的市民農園仍無法步上康莊大道？根據作者多年觀察，其主要問題如下：
一、缺乏「市民農園法」



■台灣市民農園承租者，只能在瓜棚下遮蔭納涼。



陽明山美麗的海芋田畔，正在進行田園教學活動。



突然一陣驟雨，大家紛紛走避躲雨。這是法令限制下，設施不足造成的窘境。



頭戴斗笠的前台北市農會總幹事黃光政教授，烈日下巡視市民農園。此圖攝於1989年。

依現行農地使用規範，農民出租的市民農園是不准興建建築設施物的，而建地更不可能出租作為市民農園，農園中若無擋風遮雨的小木屋、工具棚、廁所，市民農園很難長期經營。試想，很多人是懷著田園夢到市民農園來體驗農業，如果沒有木屋、廚房、廁所，烈日之下能撐多久？女士們如何方便？小朋友要在哪玩耍？親朋好友相聚煮野菜要在哪烹飪？

於是，晴天怕曬不去，下雨天更別去，只有陰天適合；平時要上班而且太遠沒時間去，只有周末假日才能去，還要看天氣狀況做決定。這樣的使用方式，田園夢很快就破滅了！恐怕這正是目前市民農園轉租率高的主因之一。建議參考德國、

日本等先進國家的法令，制定適合國情的「市民農園法」，解決這一連串因為沒有小木屋而引起的問題。

德國市民農園法允許在每塊承租地上搭建簡易木屋一幢，面積約7坪大小，可接水、接電，該園區亦可向主管單位申請接污水管通達下水道，如此一來，人們在這塊田區就有現代化的設施了。如前文所述，你也可以不接水電，自己帶水、帶電(池)來用，若那天這塊市民農園又轉回農地，木屋一拆立刻恢復農用。

二、市民農園離住家或社區太遠

德國市民農園多在都市中或在鄉村社區的邊緣，以一般承租戶下班後騎自行車或步行可達的距離為適當，

因此德國市民農園在每個城市中均散見其間；在鄉村社區邊緣，因農地多，市民農園數量更多。因為離家近，德國的承租戶，都是長期合約，只有搬家才會退租，不乏父傳子世代交替的例子。

我們的市民農園離市區都很遠，城市中更無一個例子。承租人平時託農民代管，只有在週末才有可能前去，土地沒有充分發揮應有之耕作、休閒、社交等功能，因交通及種種不便，當承租人的熱衷消退後，造成退租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園區的位置選擇關係著市民農園的發展與居民的承租意願，如何在都市區內及鄉村社區邊緣找土地闢建市民農園，或許才能為台灣的市民農園找到永久的榮景。 圖